貞觀政要 火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令平聲）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更平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聲）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爲弘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爲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爲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

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息此三代以下之所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也廣招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典商略政事盖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舜禹湯文武孔顔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

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廼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顔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爲先聖顔子爲先師兩邊俎豆干戚之容始備于兹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傳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令平聲後同）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

得署吏（署吏職入仕也）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筭凡七學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筭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太宗又數幸國學（數音朔）令祭酒司業（凡會同饗醼必尊長先以酒祭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職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

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音掌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皷篋升講筵者篋方竹器所以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名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坌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其人才之所

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於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爲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爲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爲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爲散騎侍郎一作皇甫侃者非）褚仲都（明周易）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爲國子博士）沈重（字子原通春秋羣書爲五經博士）陳沈文阿（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爲五經博士）周弘正（字思行晉周覬之後爲國子博士）張譏（字直言武城人爲國子博士）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爲國子祭酒）劉炫（字光明河間人爲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見音現）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謂孔子所言左丘明在孔子前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爲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爲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

蓋左丘姓丙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寘於公穀之
列者蓋漢晉以來相傳誤以左氏為左丘明也**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
傳易禮春秋**公羊高**公羊姓高名子夏弟子傳春秋**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
夏弟子傳春秋**伏勝**濟南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召時年九
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高**
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得儀禮十七篇傳於世為漢言禮宗**戴聖**前漢為九江太
守得禮記三十六篇傳於世號小戴記**毛萇**趙人為漢河間獻王博士治詩**孔安**
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臨淮太守為古文尚書之宗**劉向**字子政漢楚元
王之後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鄭衆**後漢為大司農卿**杜子春**後漢河南
人**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著春秋三傳異同說**盧植**字子

幹後漢為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國語乾象曆天文等書服虔字子慎後漢為九江太守何休字邵公後漢為諫議大夫解春秋公羊傳孝經論語等書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常蘭亭侯注孔子家語王弼字輔嗣三國時為魏尚書郎注易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范甯西晉時為豫章太守注春秋穀梁傳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父音甫魯哀公誄孔子之稱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者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

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賢之閫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遂為不刊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去聲後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

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衛皇后所生）衆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爲京兆尹）斷以蒯聵之事（蒯古買切蒯聵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蒯聵入是爲莊公輒乃出奔）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歟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爲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名籀其先瑯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爲子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聲時

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蠭起而師古輙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員外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令平聲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爲一章令合爲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

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餘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異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爲之盡廢然爲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爲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轇轕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

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秦漢象數之學廢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彖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殽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廢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禀定性夫音扶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音腎大蛤也海上月明蜃吐氣如樓閣之狀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燧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楡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

秦刺股刺音漆蘇秦字季子雒陽人師鬼谷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朞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音扶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學記之辭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求者蠶性之所

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歎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比音鼻前後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楊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從以為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故作羽獵賦以風司

馬相如子虛上林司馬複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子虛虛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為子虛上林賦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班固兩都等賦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漢明帝時為校書郎繼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己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入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勉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詩史之本也一襃善貶惡進君子退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後世之史表年記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真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秪如梁武帝父子（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

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踰陳多與狎客賦詩後為隋所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玉樹後庭花曲清夜遊西園曲之類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去聲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貽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厭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

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以記人君言行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幾平聲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

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儆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盡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癉音亶病也）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止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

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篇註）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鴆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任生子般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爲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般季友以公命使人飲叔牙以鴆）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

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令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辛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蓋止於記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

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天下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尤不能逃儒者之議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愚謂使建成有泰伯固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可以掩絕千古矣是可為嘆息也

禮樂第二十九 凡十二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令平聲）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来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来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

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䟽曰竊見密王元曉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比音鼻帝子拜諸叔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

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說見朱子中庸或問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叙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胄所以尚敬也刻以帝諸子以受諸叔之答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然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誡為彝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比音鼻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喪平聲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

宜令（平聲）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辰日而不哭也太宗嘗以辰日哭張公謹矣此固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傾摧號天叩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爲哉太宗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流弊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

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藐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毋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為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曰出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歟不出鞠育之中歟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為不經之甚太宗勅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識可為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

比音鼻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好去聲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傳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諜兼據憑史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

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
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為去聲)全無官宦猶
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
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音賈)依託富貴我不解(音懈)
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
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
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
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暇
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背音倍)以得為
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

幹（通鑑作崔民幹避太宗諱除民字）猶為第一等秖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秖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

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迨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稱去聲按通鑑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唐氏仲友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土揖爲之禮奠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衒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許李挾艷后以焚信書至見自爲勳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昏成弊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嘆

考

林氏之奇曰善惡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之
不相掩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也班
孟堅作古今人物表止曰羲皇至于西漢凡
善惡之目別為九等而錙銖之遂使後世之
議紛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天下自有公
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決之故也太宗之
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
然猶以一時品秩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户之
貴賤則太宗所見猶未免於徇流俗之情也
孰若付之公論使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

愚按人之賢否不同善惡萬狀初不可以
家世而求之也以堯舜為父而有朱均以
瞽鯀為父而有舜禹伊尹自耕而佐成
湯傅說自版築而相武丁太公自漁釣而
為周太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耶況自魏
有中原華夷之姓雜然無辨赫連元始於
夏后拓跋推本於軒轅李氏以玄元為祖
崇韜認汾陽為宗書史失傳譜諜無據至

若唐之崔盧李鄭矜其門地販鬻婚姻無所不至太宗深疾斯弊思欲革而正之是矣然猶以一時品級之高下而爲後世門户之貴賤則滋惑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杜厥後遺愛與公主爲非杜荷與承乾造逆將以其父祖之賢德而豕之乎抑以其子孫之叛逆而黜之乎然此猶在易世之後也若侯若集與陵烟之圖而身爲叛逆許敬宗與登瀛之選而心之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奈何欲定以一時之私見哉宜其紛紛而卒無補於事也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

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令平聲盥音管饋音匱盥以盤水沃手也左傳奉匜沃盥饋以食為餉也易家人主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巽順而已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

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唐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與猶不行婦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

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降及後世以此禮失矣夫人主以一身為人倫之主居億兆之上斯則尊無二上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豈宜以天子之女而壞五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朝宿從王巡狩之為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浴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茭也禾稈也所以供軍馬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音療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去聲後同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至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平聲就京城閒坊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

觀焉

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寓焉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爲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爲王下馬（爲去聲）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人之脩

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母弟同母之弟也）
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
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音掌）所以絕
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
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啓太宗輕我子之疑而太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

也如魏王泰輩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耶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爲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入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披列切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入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殺音賽隨恩之薄厚

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後同〕原夫〔音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預〕考之經史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詩秦渭陽篇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朱子註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為去聲後同喪平聲後喪紀同〕〔五月小功之服〕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

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推他回切遠去聲並後同禮喪記篇之辭）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從去聲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掌）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契音挈）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

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爲如字後同）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如字）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兄子長令別居竝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亘毋）顏弘都則竭誠致感（名含晉時人嫂樊氏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躬須蚺蛇膽含憂歎累時有童子持囊授含開視乃膽也藥成嫂病愈）馬援則見之必冠（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奉嫂致恭不冠不敢入廬見）孔伋則哭之爲位（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禮記檀弓篇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爲

位

此盖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爲尊卑之敘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聲）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論平聲 傳去聲）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旣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

月齊讀曰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等衰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服九月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詔從如字此並魏徵之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

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有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蓋服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之服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矣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

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夫甚古人所免音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踊於人者也識偽之相去為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斷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音洛後同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去聲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良有以也況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音渠病苦也詩蓼莪篇之辭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

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鑑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乎此焉變而泣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安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入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已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君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孝臣子訓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太常少卿少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孝孫名奏所定新樂隋初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至是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

律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二用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聲一宮二商二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宮近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

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撙祖本切治政善惡豈此之由

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相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由是覆滅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曲後為蕭衍所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

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夫音扶）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即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奏之（為去聲）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唐史無此九字）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孔子之辭）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去聲）太宗然之（按通鑑係貞觀二年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呉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奉新樂上曰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堯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官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蹔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朱氏鼐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感其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怒之別而其音噍殺嘽緩粗厲勁直亦足為其民之思憂康樂剛毅肅敬之殊聞韶濩之音不覺和易聽鄭衛之曲不

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設云哉如太宗
所言則聖人移風易俗之具防情教和之理
皆妄誕也聖人曰鍾鼓云蓋傷後世徇器而
忘情棄本而逐末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
而反執是以順其旨不惟
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
仁浹衆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牟
本制器物立曲調習舞節作爲一代之樂
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
功効廣大深切如此是故黎民時雍韶樂
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以致鳳凰來儀
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也然非周
公之制樂何以致清廟肅雝之盛蓋樂本於
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
德樂本於天地之和而樂之成也又有以
名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
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樂而
無其德固無以爲美教化成風俗之本徒
有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爲感神人和

上下之具哉唐之君臣謂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遽謂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為具文矣豈不悖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最為殘缺今其可知者百不存一後之人君汲汲而求之猶懼其浸滅難考而況訾為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譏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詐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

陳音陣破陳樂即七德舞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魚麗鵝鸛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螣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其發揚蹈厲之容也

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

之所破劉武周馬邑人隋世為鷹揚校尉義寧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為突厥所斬薛舉蘭州人隋末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後僭帝號于蘭州太宗降舉于高墌城不幾死子仁杲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以仁杲及其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為去聲後我為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戰一作攻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易以豉切朕以見在將相見音現將相並去聲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曾音層既經為

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重平聲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虞李百藥等更制破陳樂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過以象其克殷紂張刜變之事而已固未聞圖畫亡國之君而陳之也唐七德之舞銀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之陳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爲未盡請圖畫劉武

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瑀何所據而云耶太宗謂今日將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便於當時蓋亦無稽於往古也

貞觀政要卷第七

貞觀政要卷第八　　戈直集論

務農第三十（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夫音扶後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

修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難去聲)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字)然在初則易(以豉切)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音洛)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以人君簡靜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罔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于家朔南暨聲教之本也湯之不邇聲色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懷

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淫侈多欲者也至哉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崇侈宮室為鑑矣而復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隋之窮兵黷武為鑑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師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則易終之實難然則向非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

自是蝗不復為災

林氏之奇曰夫天災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災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災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履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億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痾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為民害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冠去聲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

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令平聲）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庭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爲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爲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比音毗）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少去聲長音掌）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令平聲）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樂音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不

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賜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時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敎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知敬順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時亦云庶且富矣固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云至矣朱子則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太宗之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 凡九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賣也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即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今三公九卿三公見任賢篇註唐制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卿掌器械文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

卿掌廐牧輦輿之政大理寺卿掌折獄詳刑鴻臚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財貨廪藏貿易皆有少卿以爲之貳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辟音闢死刑也皆令令平聲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寃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下另爲一章今合爲一章

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爲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穆伯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語正奏讞詳審之謂也王珪謂必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增秩

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之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無以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幾致刑措羡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鼻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平聲後同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决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惡人之叛上廼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决斬

言一出固足以感格矣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相好並去聲後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令平聲蘊古言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

盛怒即令處置(處上聲後同)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今大興路)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誡也)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音璧君也周書箕子陳洪範之辭)為君實難(孔子告魯定公曰為君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禹貢曰任

土作貢具僚和其所唱和去聲是故恐懼之心日弛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軫屯諸倫切歸罪於己
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左言而右事見文史篇論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
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
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禹聲為律身為度注禹聲音應鍾律
以身為法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
大樂不可極樂音洛後同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

成災曲禮曰欲不可從樂不可極壯九重於內重平聲楚辭曰君門九重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於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丘其糟而池其酒桀紂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夏書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色荒寵嬖女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荒之謂勿貴難得之貨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勿聽亡國之音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滛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

諫斡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户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日卿持我何太急耶於是徙其半）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仁有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一彼此於胷臆捐好惡於心想（好惡並去聲）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

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姸蚩自露勿渾渾而濁渾音溷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天子冠用五采藻為旒以藻貫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取目不須視惡色之義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黈他口切纊音曠黈纊黃色綿也以黃綿為縋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力而

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戡音堪勝也）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去聲）苞括理體抑揚辭令（如字）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名自天祐之爭臣司直（爭讀曰諍）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按通鑑無與因博戲之說　唐史張蘊古無傳事見刑法志）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為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

矣

朱氏黼曰詩三百十一篇而疾讒者六君子有七惡而以訐為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棄逐政治之隳圮國家之危亂未有不自讒訐也太宗方蒐積羣材共興治功乃復容萬紀輩玷污朝列何哉房玄齡一代名相而萬紀以考選不公誣之張蘊古平反妖言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魏徵免按而蘊古竟羅非命挾恩依勢逞其姦謀真為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萬紀也夫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而已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黜拒絕封德彝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利故黜斥權萬紀採銀之奏此其天資聰明最高合於帝王之道者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處逐其人可也然德彝則任股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論無忌佩刀之罪置校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妖言

之罪陷蘊古於非辜亦入深文如此一律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校尉以戴胄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之箴曰衆棄而後加刑嗚呼蘊古之罪豈所謂衆棄者耶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比音鼻後同）奏決死囚雖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勑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省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宜哉

愚按易之象言制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囚非在中又曰獄成而孚則中孚者誠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岷州今爲西和州隸陝西

都督高甑生（史無傳）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聲）若甑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謂雖讎必賞歟至若高甑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不疑非所謂雖親

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之辭惟刑恤哉虞書舜典之辭禮云為上易事易以豉切後同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長音掌後同禮緇衣篇之辭夫音扶後同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虞書皐陶賡歌曰庶事康哉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

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疎與踈同）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並去聲後同）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鑚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音盤）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聃也）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

韓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直道而行非無三黜三去聲論語曰
柳下恵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
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
百端人競趍時則憲章不一稽之主度稽音鷄實
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左傳襄公
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戌因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州犁乃立囚曰所爭
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張湯
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漢張湯為廷尉鄉上意所便曰所治即上
意所欲辠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桀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

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帝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以人臣之頗僻頗平聲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樂音洛上同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

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去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曾音層)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鮮上聲易以豉切後同)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

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篇之辭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豳風伐柯篇之辭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遠去聲便平聲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

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之衢以書政治之愆失）追禹湯之罪己（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惜十家之產（見納諫篇註）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易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

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釋否九五爻義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

太宗深嘉而納用按史傳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

威福權也德大而常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而誅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賞功之制明罰恤民之詔屢形於言亦可謂兢兢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如魏徵之言者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己乎抑信未足以孚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少嗣其未能正於己而信於民者可想矣已雖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爲戒善致儆於庸君常主之前者亦猶是也

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憂治危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濟北地今廢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盜跖莊子雜篇以為柳下惠之弟名跖而為大盜夫以夫音扶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上去聲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平聲後同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謂政刑之不如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為治者德禮有概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恥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恥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予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遍相掩蔽罪人斯失及以長姦容慝遂使覈于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後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帝曰可謂諍臣矣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曰夫（音扶）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

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拒封德彞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恤之意形矣惜其後世之不能守也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罪者不罪廢法爲暴甚無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讞後王之所當知也太宗謂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一仁心

也史臣假以刑措美之宜哉蓋寬則矜恕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焉今日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重不失矣罪在於輕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此平也實寬之所致也則寬平者實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 凡四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音郎莠音酉草之害稼者惠姦宄者賊良人宄音詭昔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武王之辭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國時繼漢統都蜀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紀康成名玄並後漢人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曾音層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數音朔後同卒至傾敗卒子聿切夫謀小仁者夫音扶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

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敎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陷於憲網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者或以宜踈而不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宜踈是踈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踈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以爲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耄耋曰惷愚則以爲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爲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之則爲天下之害故嘗肆大眚春秋譏之管仲亦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爲天下之民知赦之福而不知無赦之爲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誤也災不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犯也故賊刑之此聖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眚聖人以為非常之事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變與夫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雖足以見仁惠而未免所謂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為人上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宜必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得中也太宗謂絕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深有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數音朔）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令平聲）毋使互文（毋無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周書周官之辭）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

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遷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為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常定此最為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啓后曰醫

藥備盡今尊體不瘳(音抽 愈也)請奏赦囚徒幷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曰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馮有古后妃

（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良佐信夫）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為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以儕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早登者又宜太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天假之年使之擁佑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遏禍亂之萌乎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凡五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當去聲）比閭都督刺史（比音鼻）邀射聲名厥土所賦

或嫌其不善踰意外求更相倣効更平聲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續而以貢名篇貢者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書以貢名見地平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有而悉貢也禹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一人耳目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傚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之外太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荅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

使去聲令平聲按通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郤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鑒後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疎勒距長安九千里餘王姓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遣使貢方物使去聲後同太宗謂羣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南蠻國在安南之外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覩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拓音托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幾平聲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

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儆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儆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亡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勤之言庶幾乎帝王保治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名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官遣使去聲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東之人為去聲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名字華父宋戴公孫也遺魯君以郜鼎遺去聲魯桓公名軌郜鼎郜國所造器故繫名於郜桓公受之於大廟大音泰後同大廟周公之廟也臧哀伯魯大夫臧孫達也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事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殤公與夷以郜鼎賂公故遂相宋公四月取郜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云云公不聽夫音扶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篚籠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為慭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救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唐氏仲友曰名其為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示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黷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麗王名）及莫離支蓋蘇文（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弒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使（去聲）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卻還之本國（按通鑑係

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爲貢者也適足以亂人之國而已矣昔紂受閎夭美女之獻而西伯與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爲間使之先者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其隙以沮敗其所爲或遂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愼哉高麗美女之貢夫豈不爲是耶況當興師致討之時乎太宗遂之不謂不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豈非有見於此耶若太宗眞可謂賢君也已

辯興亡第三十四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 從容即切 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

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餘國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嘗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夫創業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為有益乎他日與羣臣論周秦運祚長短之由蕭瑀之言即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也

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者欲其反之於己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之所以失効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己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平聲)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比音鼻)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供平聲)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

之辭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云彼存此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侈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人本突厥啓民可汗避太宗諱改曰人亡國來奔隋文

帝不悋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疆富子孫不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鴈門今為代州隸腹裏）及隋國亂又恃疆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並爲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羣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盖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獫狁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來庭而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爲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撫存啓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自不能以三代爲法

誡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北突厥之國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子之子為諸侯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並音朔後同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

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飢羊馬並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亡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知其必亡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突亡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兵已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亡亦可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老而復興高麗之師殆近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聲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

稅斂去聲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贇自稱天元皇帝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行去聲齊主愞弱愞與懦同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鑑于殷駿命不易夫殷之鑑以夏周之鑑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之庸君為鑑可謂知所鑑矣其得為寡過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孰優魏徵以齊主為劣愚觀周子之書有剛惡柔惡之說然則

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柔雖異亡國則一政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